

文艺杂志

「丑陋」的水泥柱

(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 卢江良

那年夏季,我同单位赴台州大陈岛开展“群建”活动。在岛上的最后一天早晨,我们进行“环岛毅行”,当临近目的地时,我发现那边有一批柱子,它们由水泥浇筑,参差不齐,矮的不过膝盖,高的超越头顶;而每根的形状,也各不相同,但看上去都极为怪异。它们竖立在那里,在美丽海岸的映衬下,显得格格不入,甚至于奇丑无比。
那是一些什么东西?为什么要放置在那里?带着这些疑问,我走近了它们。在细察之后,发觉这些水泥柱,每根都代表着一次入侵该地的台风;每根柱面上均记载着当次台风的编号、名称、登陆时间、地点、中心最低气压、最大风力、登陆地受灾、死亡、失踪、受伤人数等信息;它们的高矮,由台风的强弱决定,强的就高些,弱的则矮些。
在这些水泥柱中,最高的那

根,记载着“0414号台风‘云娜’”的情况;0414号台风“云娜”(强台风级)于2004年8月12日20时在石塘登陆,中心最低气压950百帕,最大风力14级(58.7m/s)。这是自1997年以来至当时登陆中国最强的一次台风,从台风命名序列表中除名。椒江区471000人受灾,16人死亡,2人失踪,129人受伤。
不过,这些水泥柱的矮与高,并不代表受灾程度的轻与重。我看到离“云娜”最近的那根水泥柱,论高度不足“云娜”的三分之一,它“匍匐”在“云娜”的“脚”边,柱面上记载着那次台风的编号“8923”,但没有名称,它1989年9月15日19时30分在松门登陆,造成椒江区53人死亡,10人失踪。
目睹着这些水泥柱,我蓦然有些感动。应该说,之前,我们在此已待了一天一夜,除了

参加“群建”活动,便跟着岛上的生活节拍,自由地穿梭于山海之间,目光所及之处皆为自然的壮美与浪漫,每一秒都过得悠闲自在,仿佛来到了一个梦幻世界。然而,正是这些水泥柱,向我们揭开了在这里生活的另一面:在岁月静好的背后,暗藏着凶险。
于此,这些水泥柱,在我看来,既是对“虚假”敲响的一种警钟,更是对“真实”发出的一种呼唤。它们的竖立,不仅体现了对死难者的尊重,尤其重要的是,利于民众对灾祸的认知,并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面对下一场可能到来的灾祸,可更好地应对或有效地避免。正因如此,透过它们丑陋的外形,我无不感受到了一份臻于至善的内在力量。
同时,我不禁暗忖,20世纪以

来,全球重大灾祸频发,我们是否应该凭借对自己负责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或竖起一根柱子,或筑起一堵墙,或立起一块碑,忠实记录与之相关的所有信息,用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积极面对各类人群,聆听最真实的声音,在悲痛中汲取力量。唯有这样,才能“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比平时更多的东西”(恩格斯语)。
光阴荏苒,离那次“群建”活动已过去大半年。此刻,当我写这些文字时,尝试着回忆大陈岛上的景观,可是能够记起来的只有点滴,而且是那么依稀缥缈。然则,那些水泥柱不一样,它们清晰地“竖”在我的脑海里,一根挨着一根,零星地排列着,虽然看上去是那么奇形怪状,但焕发着美丽的光芒。或许,这是真实的力量,更是文明的力量。

阡陌岁月

柚子花

钱天柱 (倒弄三千汉字的小贩)

四月初的一个周日中午,雨后放晴。我带着女儿去楼下的荒草地里转,想让她放松放松眼睛,同时培养一下她的观察力。
荒草地无人打理,草本丛生、纷纷藉藉,草尖和树叶上的水珠打湿了我们的衣衫。这时,一阵馥郁清芳袭来,让人顿时神舒眉展。我抬眼去找,看到一棵半人高的小树,正绽放着几朵白色的小花。这是一种非常熟悉的花香味。我招呼女儿前来闻香识花,并笃定地对她说,这是茉莉花。女儿便蹲在花下,欣赏起来。
第二天清晨,又是骤雨初歇。我刚到单位的大楼底下,便闻到了一股似曾相识的花香扑鼻而来。这香味似乎是团在雨后的空气中,人一走进去就如同掉入浩瀚香海,那纯净的、浓郁而素雅的花香在湿润的空气中弥漫着、涌动着,瞬间包裹了全身。我贪婪地深吸了一口气,顿觉一阵清爽之意遍布全身,整个人如释重负,仿佛身子也轻盈了许多。
四处打量,发现花园里有一棵两三米高的树,树上正开满了白色小花。原来单位里也有一株茉莉花啊。我心想,昨天看到了茉莉花,今天又遇到了,真是缘分叠在一块了。
我静静地欣赏了一会,走进了楼内。可是坐在办公室里我越想越不对,茉莉花怎么长这么高呢?看看时间还没到上班的点,于是又下楼来到那满枝的花朵下面。我拿出手机对着花枝拍照,上网查询,结果,这是一株柚子树,那让人安神定魄的花香竟是柚子花的香味。很显然,昨天在自家楼下的荒草地里看到的也是柚子树了,我却自以为是的把它当成了茉莉花,还叫女儿来闻香识茉莉。想到这里,我不由地责怪起自己来了。
下班的时候,我迎着花香跑到花园里,拍下了那棵柚子树的照片,发到亲人微信群里。我说:“猜猜这是什么植物,这香味太好闻了!”年轻人都不知道,一会儿,大姑回复了:“这是‘抛’;我们家老宅的园子里有一株‘抛’。”
抛!这个“抛”的发音,一下子把我的记忆拉回到了童年。我想起来了,老家入管柚子叫“抛”,以前我们的老宅的园里确实有一株“抛”。那株“抛”树长得非常高大粗壮,最高处比我的阁楼窗台还要高。邻家的几个小伙顺着树干一直爬到树顶上去偷摘“抛”,我从窗台上探出脑袋静静地看他一个个“抛”往下扔,我没意识到他们在偷我们的东西,反而感觉很有趣。直到道坦里兀地响起阿妈那嘶哑的骂声,小伙伴们便像受了惊吓的猴群,纷纷从“抛”树上滑下来,作鸟兽散了。
我没有仔细观察过老家的那棵“抛”树,只有长出“抛”了才知道这是“抛”树。但它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年春天的时候,白色纯净的花开满了枝头,一阵春雨过后,稚嫩的花朵便化成一瓣一瓣落下,那沁人心脾的,仿佛可以洗髓伐毛的清香从园子里一阵又一阵地扑进窗子。这时候,我就会在这萦绕周身的香花中,爬上窗台看着窗外,像一个小和尚一般静坐,心中空灵而安详。
我是真的找不到为什么闻到柚子花香会把它当作茉莉花的理由,也不明白自己从来就不关心花事,为何又独爱柚子花香。
宋人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里说:“泡花,南人或名柚花。春未开,蕊圆白如大珠,既拆则似茶花,气极清芳,与茉莉、素馨相逼。番人采以蒸香,风味超胜。”范成大是苏州人,这里我们不管“泡花”系“抛花”之误,还是苏州人本就称柚子为“泡子”,至少范成大帮我佐证了柚子花和茉莉花的香型是相近的。
记得明朝谢肇淛曾在《五杂俎》提及过柚子花,称其“白色似玉兰,其香酷似”,并把柚子花香的地位提升到了“诸花无与敌者”的境界。他曾在书中记载了一段关于柚子花的故事:某日与陈正之太守等人褰衣于郊外,忽闻一阵异香扑鼻,诸君皆以为奇。他就向众人介绍:“此柚花也。形质既粗,色味复劣,故虽有奇香,无赏之者。”最后,谢肇淛还感叹曰:“夫香压众花,而名不出里,余至今尚为此君扼腕也。”细品之下,谢肇淛似乎在以花喻人,但是“名不出里”又有何妨呢?我想柚子花,或许从没考虑过扬名,它只是想安守本分,用自己无所欲求、纯洁无染的心,催生出一丝丝芬芳来款待蜂蝶。它的花开,不为谁的欣赏而绽放;它的花香,也不为谁的舒服而四溢。它只是在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把生命的基因如实地繁衍下去。
柚子花的花期很短,它不争不抢,只在春末时分爬上枝头开上一会儿。阳光和煦的时候,它尽量收敛着自己的芬芳,让别的花去香飘千里,招蜂引蝶。直到雨水冲刷着它,实在无法抑制的时候,它才小心翼翼地释放出悠悠清香。但就这样,已经是香压众花了。
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独爱柚子花了。人和花一样,打扮得再花枝招展,不如拥有一颗善良不争的心。只有纯洁无瑕的内心才能散发出永恒花香。

涉笔成趣

夜色幽幽

(拿着笔,与小生灵对话) 王启清

傍晚时,我回到山里老家,刚坐下。妻子说,今天她腿部又拖不动了。于是,我叫她躺下休息。狭小的房间,空气是那么沉闷。我陪着妻子,默默地为她按摩。然后,我们无事。
过了好一会,我说:“你先躺会儿吧,我久没回家了,想去后山走走。”妻子无语。
晚上,没有一丝风,整个野外,弥漫着适度的温和,可是没有月亮。我常期盼的,在夏夜微风习习的时光,当空是皎洁的月儿;我顺着山道,一人悄悄地走,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不想,留下我影子。当我回老家时,总追不上月儿圆。晚上又如此了。天空早布满星星,穹隆着编排,有意无意地眨眼挤弄着。周遭的小蟋蟀们,已在啼鸣了。今晚它们放下了琴弦,学了小鸡仔叫唤,一声声地蔓延开。随处的草

丛,隐伏着“叽叽”的小调,汇聚在静默夜色里,惊起了长长的波纹。青蛙暗藏在水沟里,依着各个方位蹲守,打起了拍子。
今晚,我对青蛙和小蟋蟀的合奏不感兴趣,我意在寻找失落了的萤火虫。这种生命的小精灵,是山弯田头夜黑的引路者,一上场便舞蹈腾跃,在四处自由地降落,一明一暗,满天空拥挤飘游。早年满山谷稻田的夏夜,萤火虫提着小灯笼,随处闪烁,舞姿有眼,线条张扬,将夜色忙得团团转。而现今,几乎见不到萤火虫轻巧的优美舞蹈了。
今夜小蟋蟀的低吟,青蛙们的单薄,引我默默地行走在山道。我心有些沉压,而身后的村落,留下灯火的清寂,一派无助情绪。月儿还是不见影,我所期待的月下独步,怕是不能所愿了。不过杂草缠

脚的小道,倒在眼前清晰了,并显出比白天蓬松的铺设。但我的眼神,总凝视着山脚的边沿处,希望飘闪出小亮光。
山村的灯光,有些黯淡,似乎打起了瞌睡。小蟋蟀们的声响更外紧密而宏大了,颇有将夜景浮在半空里。青蛙们依然守望,时不时敲打着单调的拍子,用了有气无力的动作。突然,对面的山脚,有光影飘向丛林。莫非是萤火虫来了。我忙用手电灯,一关一闭地动作,意在它们招呼。一转眼,萤火虫又寻不到了。我只有顺着山道走。有一处微闪,落在我跟前,原来萤火虫飞近我身边了。只见它伏在一片青叶上,也许累坏了。它的四脚和触须一个劲地抖动,并盲目地爬着打转,怕跌落叶片下。尾部的照明,已暗淡得不近人情,大概是疲惫,少了能量。

我如此近距离地见到萤火虫,已是多年前的事了,这是多么令我兴奋呀!眼前的萤火虫,它好像被什么控制着慌乱地爬动,但又不飞走。它身子这么瘦小,却给黑夜带来微光,证明着黑暗并不能密封绝对。
看到萤火虫的不灭,使我感受到山野没有死寂。我以为灭绝了的萤火虫,今夜出现在我身边。这是生命坚忍的表达,是生命恒远的明证。
黑黝黝兽脊状的山峰,我看到有些微白的暗影。应该是月光的涂抹。月亮还躲在东南的山背,等它爬上山巅,估计是凌晨时光了。我等不下去,只好匆匆下山。
身边小蟋蟀的鸣声反而更热烈了,仿佛在欢迎我归家。而青蛙的叫唤已是断断续续,想必累了吧?
忽地,我想到自己,我已不是在孤独独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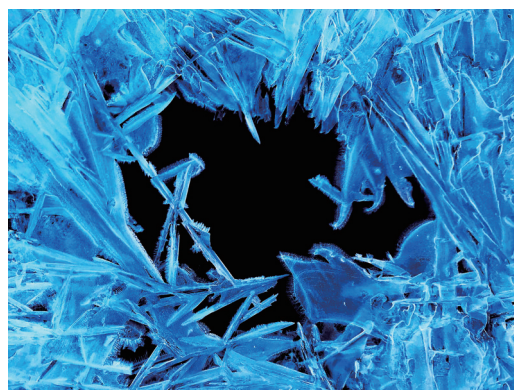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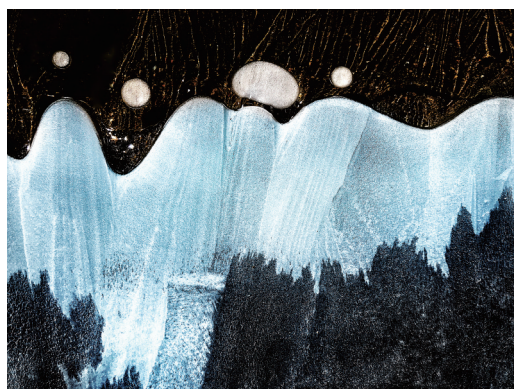
茶言观语

星冻

沈海松 摄

夏日,来一组冷色调的抽象摄影作品。这组作品,摄影家沈海松尽依靠手机,拍摄于冰面上。冰是具象的,但冰的局部细节,如纹理、裂痕等,却是抽象的。当摄影发现并选择攫取画面后,便形成了抽象作品。抽象作品很难用语言表述,当观众用视觉直接触摸画面,或许能感知到一些画面,如夜空中绵延的群山,如夏夜里璀璨的星河,等等。欣赏这类作品,需“此时无声胜有声”。

——编者絮语



人间遐想

与自己对话是诗意生活

(我是谁,需要一生去琢磨) 水乡人家

与自己对话,就是静下来,做自己的思想工作,把偏激的、带情绪的、零乱的思绪矫正过来。这也就是曾子说的“吾日三省吾身”,《诗经》上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种与自己对话,是战胜自己这个敌人的法宝,是自己精神家园的垒筑和修练。
每个人行走在人生的路上,是需要有节奏的,如同绘画中的留白,音乐中的低迴和休止符一样。你走走停停,走得累了,或者迷失了方向,就需要停下来,与自己对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我”。这个自我是多要素的集合体。也就是说,一个人往往有许多对立的属性统一于“自我”中。比如,既有理性的、谨慎的一面,又有感性的、轻率的一面;既有为一己私利的考量,又有为社会的担当;既有如青梅般的青涩,又有似红柿般的成熟。弗洛伊德把它概括为“本我、自我、超我”,许多学者还有不同的描述。这些不同的侧面集于一身就像一面多棱镜,有无数不同的反射角度,折射出形形色色的光芒。自己与自己的对话,就是藏在“自我”中的各个侧面的沟通和激荡。
文化学者周国平在《人生因孤独而充盈》一文说,愿你学会在孤独中,与自己交谈,与自己说话,从

而学会深刻。十九世纪美国诗人狄金森就是这样的杰出代表。她25岁开始选择了非常人一般的生活,一生写了1800首诗,一千多封信。信大多是写给自己的,她不断与自己对话,拷问自己,观照内心,反复凝练,使其作品思想十分深沉,极具独创性。
曼德拉是我们这个时代杰出的黑人领袖。他在殖民和种族歧视主义黑云压城之下被捕入狱,在南非洲本岛被关押了28年。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中,他的理想、信念没有泯灭,反而越战越强,最后迫使敌人妥协,黑人赢得了选举权。在狱中,没有人与他说话,他说对自己说,他一天天拷问自己:“我的举动是正义的吗?正义的,就要坚持!”“我是一个人在战斗吗?不!是千千万万的人一起战斗!”“我能放弃吗?不能!放弃了怎么对得起民众和祖国?”千问万发问回答,他的意志历久弥坚。后来他把狱中的所思所想,写成了一本名著《与自己对话》。我们从中可以窥见他艰难困苦的生活,聆听他“此声无声胜有声”的自白。
与自己对话,不是伟大人物的专利,也是凡夫俗子修身养性基本方法,以我自己为例。
1974年秋,我高中毕业回校任教,当民办教师。我的工作任

重,两个高中班的辅导,同时兼任团委书记,但报酬不及正式教师的一半。时间越久思想包袱越大,每当谈及此事,我情绪就异常波动,甚至把房间里的坛坛罐罐摔得粉碎。这时,陈人斋、罗天瑞两位老师希望我安心工作。我意识到,要安心,必须要说服“冲动的自我”。
也是天寒地冻一天,天空飘起雪花。我径自走进交陈山里,翻越乌瓦坑,转至洞下,向三蒜岛方向眺望,大海茫茫,雪飘千里。我茫然无措的心境伴随着片片雪花曼舞,缥缈缥缈。我开始郑重其事地向自己问:你如果急于离开,对得起老师的一片好心吗?你站在高中的讲台上,也是大家的信任和培养啊。
到了山里王,下到南塘山下,雪还不倦地落下,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我又质问自己:你难道不能像雪花一样悄无声息地落下,无私地将水分和美景贡献给大地吗?我的情绪终于平息了,我决意坚持下去。后来我真的有机会进入高校深造了。
你可能会说,这不就是一个人思想斗争的过程吗?但与自己对话,较之一般思想斗争更有自觉性、计划性、经常性和仪式感,是升级版的思想斗争。著名学者胡适,从小受到慈母的严格训教,自他有记忆起到12岁,每天天刚亮,母亲

就将他喊醒,便对他说:你昨天做错了什么,说错了什么,要他认错。犯的事大,还要行罚,或罚跪,或拧肉。这一方法,使他每天都看见“昨天的自我”,使他形成良好自我鞭策的习惯,这种长期修炼终使他成为一代宗师。
“自新应是长江长,日夜兼程奔流不息时”。魏书生曾说:抽打自己的鞭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漫长人生道路的每一步上,都会经常鞭策自警,万不可以为有一两次抽到打,就可以沿途平安了。
我们的心里常常会生出各种问题,顺境中的傲慢,落泊中的沮丧,平淡中颓废等等。对话就要让“两个自我”进行沟通、较量 and 激荡。可能一次还出不了结果,一次不成数次,直到取得积极的效果。
徐志摩在《翡冷翠山居闲话》一文中说,每逢这样的旅行,“什么伟大的深沉的鼓舞的清明的优美的思想的根源不是可以在风帆中,云彩里,山势与地形起伏里,花草的颜色与香气里寻得?”他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也写道:你要发现你自己的真,你得给你自己一个单独的机会。独处,也就是与自己对话。
愿每一个积极、正直、热爱生活的人们,运用好这一自我修身养性的“法宝”,百尺竿头,更进一步。